

霍山石斛



HUOSHAN SHIHU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Z.Tang et S.J. Cheng)

包雪声 顺庆生

王新生 戴亚峰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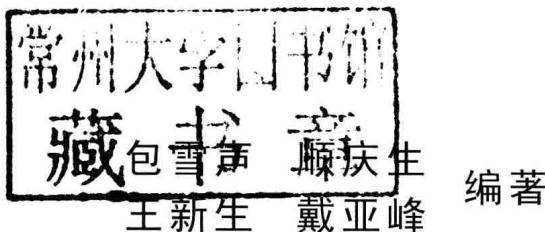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霍山石斛

HUOSHAN SHIHU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Z.Tang et S.J. Cheng)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霍山石斛/包雪声等编著.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2

ISBN 978-7-313-09135-2

I. ①霍... II. ①包... III. ①石斛—研究—中国
IV. ①R28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8896号

责任编辑 郑月林

封面设计 张 蓉

霍山石斛

包雪声等 编著

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话: 64071208 出版人: 韩建民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5.125 字数: 100千字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13-09135-2/R 定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69213456

前言

如果说世界上确有什么仙草的话，我们认为这种仙草应当是霍山石斛。尽管铁皮石斛现已被公众认为是一种具有特殊作用与疗效的中药，但是，两者对比，仍当首推霍山石斛。首先，铁皮石斛在历代本草中“名不见经传”。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正式“命名”。而霍山石斛虽然迟至20世纪80年代才被正式“命名”，但它的出身与身世早在250年前已为赵学敏、赵学楷两位清代名医学家和药学家，在继承民间应用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他们自己的医疗实践，详尽地记录在《本草纲目拾遗》与《百草镜》中。两书所记述的药材加工及应用形式流传至今。其次，霍山石斛当初的加工形式有两种，即“形曲不直”的直接干燥品及“有成球状”的卷曲加工品，后者即今日在各大中药店所见的“枫斗”。但是现在国内外市场上，凡表明有“霍山石斛”、“枫斗”或“野生金霍斛”等的一些枫斗产品，并非由真正的霍山石斛加工而成。那么，什么是真正的霍山石斛呢？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根据原产地提供的标本进行过鉴定，但也颇费周折。本书就是要揭开霍山石斛的面纱，还原其真正的面貌。

由于对霍山石斛长期以来无限制地采挖，霍山石斛的资源已经枯竭，物种濒临灭绝，而市场需求很大，因而它的伪品产量日益增大，市场极度混乱。造成霍山石斛植物资源枯竭的原因，固然一方面是市场需求很大，生产量小而供不应求；另一方面是石斛属植物种子细小，不具胚乳，不能为幼苗提供足够的营养。因此，在自然条件下发芽率很低，成苗更难。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有关研究人员对霍山石斛进行组培育苗已获得成功，在快速工厂化繁育霍山石斛及异地栽培管理技术方面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目前在安徽、江苏等地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单位不少，特别是安徽圣农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物种鉴定、组培育苗、大棚栽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依靠现代生物技术获得再生，并用于生产实践，让霍山石斛成为一个完整的生态栽培、生态经营的农业生产产品，具有重大意义，不仅能满足人们药用的需要，整顿目前混乱的石斛药材市场，而且还能给今天仍以野生资源为主要来源的中药材市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更有利于中医学事业的长远发展。他们以科技为先导对拯救这一珍稀国宝作出了贡献，符合当今国家提出的“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政策。

本书对霍山石斛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考证，并对过去文献上的一些有争议的记载予以讨论与补充；对可能与霍山石斛在药材的植物来源与名称上混淆的种类从历史出处、产地来源、应用情况等方面予以重点介绍并提出两者的区别特征；同时增加了历代名医应用石斛特别是霍山石斛的案例。

在我们的调查及本书的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安徽省、六安地区、霍山县各级领导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得到何云峙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同时得到了霍山县石斛协会的关心和支持；金寨县大别山林艺植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永丰余生物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材料；张炜玲、李长亮同志对本书的文字和图片作了不少工作，同时得到了石斛联盟杨明志秘书长与上海健康职业技术学院领导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由于笔者的知识面和水平有限，在编写过程中难免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2012年10月

目 录

一、霍山石斛的历史与现状	1
(一) 霍山石斛的历史	1
(二) 霍山石斛的现状	3
二、霍山石斛植物来源与学名问题的争议	7
(一) 植物来源问题	7
(二) 拉丁学名争议问题	8
(三) 历史上记载的霍山石斛究竟应为现代石斛属中的哪一种石斛	12
三、安徽省及其邻近省份石斛属植物的分布	15
(一) 安徽省境内石斛属植物种类的分布	15
(二) 与安徽省邻近各省区石斛属植物分布概述	16
四、霍山石斛及其混淆种类的鉴定	20
(一) 霍山石斛 <i>Dendrobium huoshanense</i> C. Z. Tang et S. J. Cheng	20
(二) 石斛 <i>Dendrobium nobile</i> Lindl.	24
(三) 铁皮石斛 <i>Dendrobium officinale</i> Kimura et Migo	26
(四) 细茎石斛 <i>Dendrobium moniliforme</i> (L.) Sw.	29
(五) 黄(花)石斛 <i>Dendrobium tosaense</i> Makino	32
(六) 矮石斛 <i>Dendrobium bellatulum</i> Rolfe	35
(七) 重唇石斛 <i>Dendrobium hercoglossum</i> Rchb. f.	37
(八) 美花石斛 <i>Dendrobium loddigesii</i> Rolfe	39
(九) 细叶石斛 <i>Dendrobium hancockii</i> Rolfe	41
(十) 曲茎石斛 <i>Dendrobium flexicaule</i> Z. H. Tsi, S. C. Cun et L. G. Xu	43



(十一) 河南石斛 <i>Dendrobium henanense</i> J. L. Lu et L. X. Gao	45
(十二) 广东石斛 <i>Dendrobium wilsonii</i> Rolfe	47
(十三) 罗河石斛 <i>Dendrobium lohohense</i> T. Tang et F. T. Wang	48
(十四) 霍山石斛及其混淆种类花唇瓣解剖图	49
五、霍山石斛的组培育苗和大田栽培概况与前景	52
(一) 无菌播种	52
(二) 培养室培养	53
(三) 炼苗、洗苗	53
(四) 驯化	54
(五) 栽培管理	54
六、霍山石斛的植物资源保护与合理开发利用	58
(一) 迅速确定霍山石斛这个物种的濒危级别	61
(二) 加强对霍山石斛及其产地的保护管理	61
(三) 建议建立霍山大别山区自然保护区	62
(四) 加强对石斛类药材的管理及有关质量的科研工作	63
(五) 制定标准操作规程	63
七、历代名医说石斛	65
(一) 石斛的药用简史	65
(二) 石斛的功效与应用	67
(三) 霍山石斛在名医医案中的应用	68
参考文献	71

一、霍山石斛的历史与现状

(一) 霍山石斛的历史

霍山石斛（或霍石斛），最早见载于公元1765年赵学敏所著《本草纲目拾遗》中，距今有250年的历史。据赵学敏载该书记载称：“霍石斛出江南霍山，形似钗斛细小，色黄而形曲不直，有成球（球）者，彼土人以代茶茗，云极解暑醒脾，止渴利水，益人力气，或取熬膏饷客，初未有行者，近年江南北盛行之，有不给，市贾率以风兰根伪充，但风兰根形直不缩，色青暗，嚼之不黏齿味微辛，霍石斛嚼之微有浆，黏齿，味甘，微咸，形缩为真”；赵学敏又引用《年希尧集经验方》曰：“长生丹用甜石斛，即霍石斛也，范瑶初云：霍山属六安州，其地所产石斛名米心石斛，以形如累米，多节，类竹鞭，干之成团，他产者不能米心，多不成团也”；赵学敏又在书中引用其弟赵学楷《百草镜》语曰：“石斛，近时又一种，形短祇寸许，细如灯芯，色青黄，咀之味甘，微有滑涎，系出六安及颍州府霍山，是名霍山石斛，最佳……”

根据以上一些记载，笔者以为：

1) 自《神农本草经》有石斛记载以来，历代草本中也有多种石斛记载，而霍山石斛是历代草本中记载最多，最为详尽的一种石斛（在此以前曾有石斛、春州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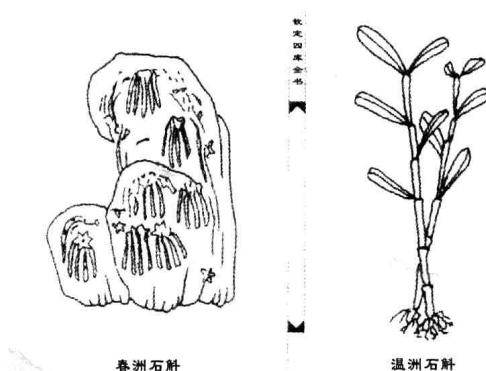


图1-1 《证类本草》



斛与温州石斛) (图1-1)，表现为：

(1) 有明确的产地，如“出江南霍山……”“系出六安及颍州府霍山县……”按清代前期，安徽长江以北有庐州府(今合肥)、凤阳府(今凤阳)等六府，颍州府(今阜阳)是其中一府，下有六安州及霍山县，该种石斛因出霍山，因而被命名为霍山石斛，以示与其他地区所产石斛有别。

(2) 有对植物形态学及其产品性状等较明确的记述：“形短只寸许，细如灯芯，色青黄，咀之味甘，嚼之微有浆；黏齿”；又“其地所产石斛名米心石斛，以形如累米，多节，类竹鞭……”以上是对这种特别矮小的石斛的植物形态，特别是幼茎刚出生时的特征描述。而“形似钗斛细小，色黄而形曲不直，有成球(球)者……”的这段记述，则是对霍山石斛产品的性状叙述。

(3) 有对霍山石斛产品加工及应用情况的明确记载，如“彼土人以代茶茗”的“形曲不直”的自然干燥产品，“有成球(球)者”的人工卷曲加工产品；而后者即为现代枫斗产品的前身；又“取熬膏以饷客”的一种煎剂或膏滋剂形式，这与现代传统中药制剂的膏滋剂无别，现今铁皮石斛的一些颗粒剂与胶囊剂形式，则是在深加工与包装上有一些改进而已。

(4) 有对霍山石斛伪品及鉴别伪品的记载。霍山石斛因分布范围狭窄，资源有限，不仅在现代，即使在当时也因“南北盛行之”而难以觅求，因而“有不给”便出现了伪品，伪品是一种称作“风兰”的一种植物，以其“形直不缩”、“嚼之不黏齿”，可与霍山石斛“微有浆”、“黏齿”有明显区别。

所称“风兰”究竟为何物，恐一时难以考证，但笔者等有以下看法。

赵学敏所述“风兰”，笔者初疑是兰科植物风兰即 *Neofinetia falcata* (Thunb.) Hu，产我国华东与华中一带，气芳香，花期长，有一定观赏价值，因而可能为人们所栽种。但有文献记载，风兰栽种困难，如混作伪品，必然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原材料，因而，认为上述“风兰”就是风兰属 (*Neofinetia*) 植物，笔者等现持否定的



态度。结合我国兰花（国兰）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包括栽种历史及经验，因而推测赵学敏所指风兰，很可能是兰属（*Cymbidium*）中的某些植物或其栽培品种；当然，也可能指其他可供观赏的兰科植物或他种植物。

（5）有对霍山石斛较明确的功效作用记载：“有解暑醒脾、止渴利水、益人力气……”等功用，且“南北盛行之”，说明当时应用很广泛，这是霍山石斛流传至今、兴盛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据考证：霍山石斛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即1700多年前）出版的《名医别录》一书中的记载；因在该书石斛项下有：“石斛生于六安山谷水旁石上……”的这样一段记述。这段记载出在当时诸家名医实践经验汇集的《名医别录》中，因而，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而且有很多名医的应用经验。但笔者以为，在《名医别录》中，“石斛生于六安山谷水旁石上……”的这段记述，虽然是对这种植物产地范围以及生长环境的一个大致记述，没有对该植物形态特征的任何描述，石斛属中的许多植物以及许多兰科植物均可适合这种记述。而且，根据现代植物分类学资料，安徽境内的大别山地区，过去曾经分布有许多石斛类植物，除霍山石斛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 外，还有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细茎石斛 *Dendrobium moniliforme* (L.) Sw. 及重唇石斛 *Dendrobium hercoglossum* Rchb. f. 等。因而，霍山石斛在1700多年前的《名医别录》中已有记载。但在1400余年以后清代赵学敏、赵学楷两人进一步对霍山石斛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对霍山石斛的加工品“枫斗”作了第一次详尽的描述。

（二）霍山石斛的现状

自清代前期出版的《本草纲目拾遗》起至20世纪30年代170余年时间里，有众多本草著作出版，据不完全统计有350种左右，可谓是我国本草的丰产时期，其中较为著名的，据尚志钧等记



载也有约25本，包括了《本草纲目拾遗》及《植物名实图考》等在内。但是，霍山石斛在被国内外植物界公认为著名的《植物名实图考》中，却未见有记载。

20世纪30年代有两本颇有影响的著作，一本是陈存仁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6）；另一本是日本人木村康一等所著有关石斛的专著《中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1937）。在这两本著作中均提及霍山石斛。前一本著作中是将霍山石斛作为石斛的处方用名记载。陈存仁等在《中国药学大辞典》的另一配套著作《中国药物标本图影》中则有标明“霍山石斛”的药材标本图，呈形曲不直、短条状、两端尖，颇与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所描述的“形曲不直”的“霍山石斛”相仿（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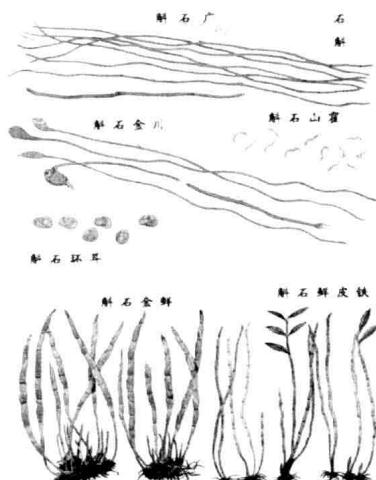


图1-2 《中国药物标本图影百草类》

（图1-3）。而此后的30~40年里，霍山石斛之名又沉寂在文献中，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出版的权威著作《中药志》（1960、1989两版）中均未提及霍山石斛之名。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兰科植物分类学家吉占和所著《中国石斛初步研究》（1980）一文中也未有提

及。在后一本著作中，木村康一等有“霍山石斛”、“霍斗”等的名称记载，并收集有上述名称的药材标本的绘制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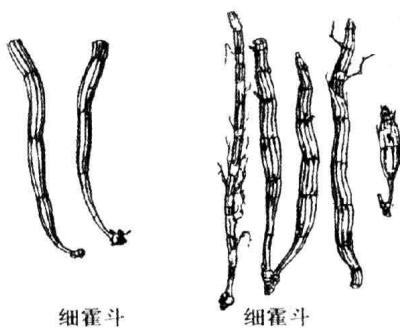


图1-3 木村康一《中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1937年）



及霍山石斛。但同年沙文兰等《中药石斛鉴定研究》（1980）一文中在建国后首次提及了霍山石斛的药用情况。应用的植物学名是“霍山石斛*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这个植物学名中的拉丁植物名称，在过去许多文献中，其中文植物名是“黄花石斛”，但近年在《中国植物志》中，已将黄花石斛用于分布于我国南方以及缅甸、老挝及泰国的*Dendrobium dixanthum* Rchb. f. 的中文植物名称，而将*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的中文植物名根据《台湾兰科植物》更名为“黄石斛”。为使读者不致弄错或误解起见，特在本书中作以下处置，即在叙述时，将其中文植物名黄花石斛中的“花”字，加用（括号）予以区别，以提请读者注意。

自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文献对霍山石斛研究的文献报道逐渐增多，但各文献对其植物来源及其中文植物名称及拉丁学名记载多不一致，特别是1984年霍山石斛*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新种学名发表以后，对霍山石斛商品的植物来源种名及拉丁学名记载仍混淆不一，令广大读者难以适从，无法应用这些文献。

60年代至70年代市场销售情况总的来说霍山石斛是有名无实。直至90年代包雪声、顺庆生根据仅存的一些标本及资料等，撰写了《上海市石斛类药材的调查与鉴定》、《石斛类药材枫斗的历史及现状》予以发表。两文中均有提及霍山石斛，并对收集的所谓市场上“霍斗”的样品进行了初步鉴定。发现它们均不是由真正的霍山石斛*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加工而成。

1998年，包雪声、顺庆生出版了《中国药用石斛》一书，在该书中提及“霍斗”、“霍斛”及霍山石斛情况较多。总的情况是当时国内市场真

野生金霍斛

(石斛) (枫斗)

功效：

具有清热养阴、益气除烦、滋肾润肺之功效。对肺阴虚火大、五心烦热、煩躁口干、精氣不足、眼目昏暗、胃热煩渴、咳嗽痰綠、口燥舌苦、熬夜伤火、製酒伤湿、有脚气壅熱、常服能治標樹本，潤和陰陽、止虛汗、養筋骨，從而達到保健益壽。

野生金石斛

Yeshengjinshuhu

(石斛) (枫斗)

功效：

具有益腎潤肺、養陰生津之功效，對虧陰虛火、口燥舌苦、夜盜精火、烟酒過度、有腰膝痠痛、並能防治糖尿病；特別能治標樹本，潤和陰陽、止虛汗、養筋骨，從而達到保健益壽。

图1-4 各药材市场对
枫斗产品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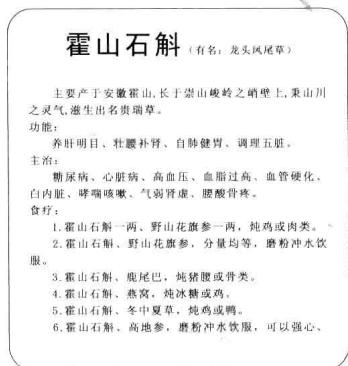


图1-5 香港市场商品说明书

近年来安徽各地也陆续开发了一批真正的霍山石斛加工的霍斗产品（图1-8、图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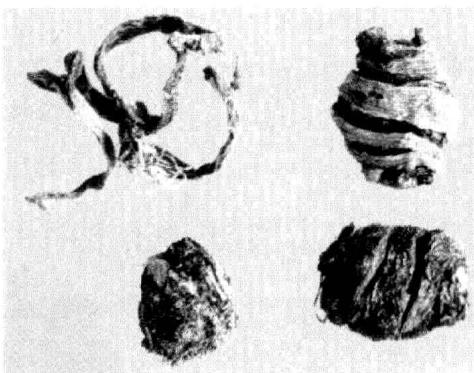


图1-6 “霍山石斛”（香港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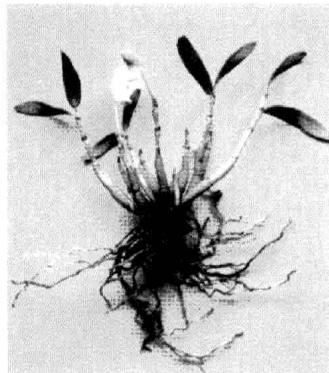


图1-7 霍山石斛标本



图1-8 霍斗



图1-9 市场商品圣农生物

二、霍山石斛植物来源与学名问题的争议

(一) 植物来源问题

石斛及石斛类药材，包括霍山石斛的植物来源最早是在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及木村康一等的《中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专著中首次见有提及。但是，在前一著作中看来是该书编写者直接引用日本学者文献，将之笼统订名*Dendrobium moniliforme* (L.) Sw. 而未能在我国进行调查，根据原产地所得标本鉴定而得出的结果；而在后一著作中，虽然木村康一曾收集了许多石斛的原植物标本，或者是参考了国内有关科研院所、高校等单位的石斛属标本作出鉴定的。但在当时，我国的石斛属植物尚未得到全面的调查、采集、鉴定与整理，因而，木氏的鉴定结果，大多数未能鉴定到种。因而其鉴定结果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意义不大，对了解鉴定、指导石斛类药材的研究无多大帮助。

关于霍山石斛更是如此，霍山石斛的植物来源，在木氏专著中虽有提及，其中，细霍斗A，认为是*Dendrobium wangii* C. L. Tso (即*Dendrobium hercoglossum* Rohb. f.)；细霍斗B、中霍斗、霍斗、粗霍斗及霍山石斛（共5份药材样品），均鉴定是*Dendrobium* sp. 而且是根据药材作出鉴定的，药材的原产地均非安徽霍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提出霍山石斛植物拉丁学名的当为胡天放。胡氏在他介绍《霍山石斛由野生变为栽培的经验》（1958）一文中应用的拉丁学名是*Dendrobium monile* Kranenzl. 【据《中国植物志》记载，此学名为细茎石斛*Dendrobium moniliforme* (L.) Sw. 的异名，是Kranenzl. 将 Thunberg ex A. Murray于1784年发表的 *Epidendrum monile* 更改属名后重新组合于1910年发表的。此学名在我国药学刊物上应用当属胡天放一人，此后未见有人应用】。沙文兰等



(1980) 在《中药石斛鉴定研究》一文中见有霍山石斛的记载，但沙氏等引用的拉丁学名是黄（花）石斛 *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但未见该作者引用该学名的或根据文献出处。

（二）拉丁学名争议问题

霍山石斛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 这一学名是在1984年由唐振缩、程式君二人根据安徽省提供的标本鉴定后首先发表的。但鉴定者同时在报道中提出：当地药材“霍山石斛”除上述霍山石斛外，还包括了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唐、程两位用的拉丁学名 *Dendrobium candidum* Wall. ex Lindl.) 及黄（花）石斛 *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唐、程两位同时在该文中有对上述两种植物的形态描述及分布地区的记载等，但看来不是根据当地标本记述，而是参考文献予以叙述的。因而不能据以确信在霍山县有这两种石斛，特别是黄（花）石斛在该地的分布。

自从1984年霍山石斛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新种学名发表以来至今，国内仅见少数人引用了此学名，仍有许多学者没有采用，甚至有人对此学名提出异议。如《中药大辞典》(1986) 将霍山石斛作为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的别名记载；李恒在《新华本草纲目》(1990) 中将《百草镜》中所称霍山石斛的拉丁学名订为 *Dendrobium moniliforme* (L.) Sw.；与此同时，安徽省中医学院多位学者以及省内同仁又对霍山石斛的历史与学名问题发表了多篇文章，对霍山石斛的学名作出了他们的评论，下面将重点摘录加以讨论，提出笔者等的意见。

丁常存(1988)通过调查报道了安徽境内的三种石斛，既除霍山石斛 *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外，还分布有铁皮石斛 *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该文作者采用



Dendrobium candidum Wall. ex Lindl. 这一拉丁学名) 及黄(花)石斛*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 文中并提出: 霍山石斛产量最大, 质量最佳, 文中并列表比较三种石斛的形态及区别特征。丁氏提出了安徽境内的三种石斛, 并有它们的形态特征等比较, 但该作者没有说明标本来源及鉴定等有关情况及根据。对霍山石斛的产量及质量只作结论而无数据及指标说明。并与过去许多文献报道霍山石斛资源枯竭, 市上供应多属伪品的结论意见相反。

王立志等(1989)报道了对霍山石斛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 “近半个多世纪, 有关霍山石斛的报道较多, 但植物学家及药学家对该种的植物学名用法很不统一, 造成同名异物或同物异名的混乱现象, 有澄清的必要。1936年木村康一对霍山石斛进行了考察, 结果误认为是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嗣后, 我国也有人(《中药大辞典》, 笔者注)认为其原植物应为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 而另有学者则认为植物学名应为黄(花)石斛*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 还有人把中文名写成铁皮石斛, 而拉丁文写成*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 近来又有人把植物学名写成*Dendrobium huoshanense* C. Z. Tang et S. J. Cheng(霍山石斛)。我们根据本草考证及实地调查研究发现: 药材霍山石斛的原植物与铜皮石斛(*Dendrobium crispulum* Kimura et Migo), 在外部形态特征上及地理分布、生长习性上极相近, 而与铁皮石斛及黄(花)石斛的差异较大。

按照上述铜皮石斛*Dendrobium crispulum* Kimura et Migo是木村康一与御江久夫于1936年与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共同于同一论文发表的新种, 其原产地为浙江武康(现永康)。木村康一等在《中药石斛的生药学研究》专著中将之与细茎石斛*Dendrobium moniliforme*(L.) Sw. 分列为两种植物收载。从木村康一等在书中的附图来看: 前者植株较后者显著矮小, 但较粗壮, 而后者则显得细长, 但两种植物的附图均无花及唇瓣的解剖图, 因而难以确定它们是一种植物还是两种植物。在《中国植物



志》中，吉占和研究员已将前者归并于后者处理，前一学名作为后一学名的异名。王立志等又在《三种石斛花粉粒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的观察》一文中提出：“三种石斛花粉粒在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特征较明显，但从花粉粒表面的特征来看，霍山石斛介于铜皮石斛与铁皮石斛之间，霍山石斛能否成为一个独立新种有待进一步研究。”根据以上报道：王立志等对其所称的霍山石斛（请注意此霍山石斛不是唐、程两位订为新种的*Dendrobium huoshanense*）的这一物种，而是指与铜皮石斛*Dendrobium crispulum* Kimura et Migo较为接近，没有肯定就是铜皮石斛*Dendrobium crispulum* Kimura et Migo的“霍山石斛”。没有对它提出新的分类级别单元或新的拉丁学名。另外，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已将*Dendrobium crispulum* Kimura et Migo与*Dendrobium moniliforme* (L.) Sw.；两个学名的关系作过交待，认为是同一种植物，前者是后者的异名。王氏等在该文中未对此持什么意见或作出说明与交待。

方成武（1991）在《浅谈霍山石斛及石斛的商品命名》一文中提到霍山地区产的三种石斛：霍山石斛*Dendrobium huoshanense* C.Z.Tang et S.J.Cheng、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及铜皮石斛*D.moniliforme* (L.) Sw.，并对石斛的商品命名提出：“霍石斛”或“霍山石斛”只能代表霍山产的霍山石斛，而江西产的霍山石斛只能叫江霍石斛，霍山产的铁皮石斛只能叫霍铁皮石斛……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商品石斛的药材质量，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淆。方氏提出在霍山地区有三种石斛，能与包雪声、顺庆生等掌握的资料中记载霍山地区产的三种石斛相吻合，但方氏没有指出他研究的标本的来源与根据或出处。

刘守金（1996）在《霍山石斛的本草论证》一文中提到：“霍山石斛曾被错误地订名为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及黄（花）石斛*Dendrobium tosaense* Makino，其正确的种名应是1984年我国学者定的*Dendrobium huoshanense* C.Z.Tang et